

卷七

書名 論語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卷七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三國
 索書號 貴重-27
 編號 A368400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融曰子者男
子之通稱謂孔

子也 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
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釋

有朋自

遠方來不亦樂乎

包氏曰同
門曰朋

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溫怒也凡人有所
不知君子不愠

有子曰

孔安
國曰

有弟而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少
也上

已上者言孝弟之人
好或犯其上者少也

不好犯上而好

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68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無自辱焉

包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安國曰友以文德合

以友輔

仁

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千六十四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論語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何晏集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也。以德使民信之。然

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

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

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名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

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包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

安上樂以移風二者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

夫

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柯用學稼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

專猶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氏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此

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肅曰荆良遠史鮪並為君子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子適衛冉子僕

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

子曰庶矣

哉

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

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子曰善人為邦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

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

子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

仁政乃成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

朝於魯君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

子曰其事也

馬融曰事者凡所行常事

如有政雖下吾以

吾其與聞之

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

近一言可興國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

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安國曰事不可一

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

乎為君。一言而樂莫予違也。

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

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

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

喪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為首

父宰問政

鄭玄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

子曰毋欲速無見

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安

事不可以遠成而必其速則不達矣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

葉公語

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

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

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

狄不可棄也

包氏曰非也夷狄無禮義之處

子貢

問曰何

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

孔安

國曰斷有不為在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

耳問其次曰宗族稱為鄉黨稱梯焉曰敢

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

亦其次言可以為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

之人何足筭也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者筭數也子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氏曰中行行也

其中看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取也包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鄭玄善哉包氏曰

伯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之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

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玄曰易所以占

所不占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君

占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君

心和然其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
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
子貢問

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

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

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安國曰度才

而任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曰剛毅木訥近仁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也訥遲鈍有此四者

近於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

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如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子曰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為戎矣包氏曰即戎就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

必破敗是謂棄之

論語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何晏集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禄也邦有道當食其禄

邦

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禄是恥辱

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馬融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息小怨

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包氏曰此

四者行之難者

未足以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

矣

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包氏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

邦無道危行言孫

孫順也厲行不

隨俗順言以遠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南宮適

孔安國曰適南宮敬叔魯大夫

問於孔子曰羿善

射彘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

稟稟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此二

子者皆不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融

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造意欲以禹稷比孔

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子曰君子而不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

猶未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安孔

國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創之孔安國曰禘謚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子曰為命禘謚草

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

節東里子產潤色之馬融曰世叔鄭大夫游

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

四賢而成故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安國曰惠愛

也子產古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

之遺愛鄭大夫彼哉

彼哉言無足繼或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

日楚令尹子西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

當其理故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王肅曰貧

者善怨富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子曰孟公綽為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孔安國曰公綽魯大

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

不可為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之知馬融曰魯大夫

臧孫公綽之不欲馬融曰魯大夫孟公綽卞莊子之勇

周生烈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安國曰加之禮

樂文成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

然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

也平生猶少時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

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公衛大夫公孫拔文謚

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

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融曰美其得道嫌其不

能悉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

要君吾不信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邑也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

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子曰

晉文公譖而不正

鄭玄曰譖者詐也謂召於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譖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譖

不譖

馬融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譖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

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

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

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安

國曰誰如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一匡天下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王肅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

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在於適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

當死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也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外在公朝子聞之

曰可以為文矣孔安國曰行如是可謚為文子曰衛靈公

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

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夫如是奚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當亡乎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也

馬融曰怍慙也

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

公曰告夫二三

子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

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之二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

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

子曰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

本為上末為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

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蘧伯玉使人

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孔安國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羣曰再

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安國曰不越其職

子曰君

子恥其言之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

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

孔安國曰比方人也

子曰賜也

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

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已無能也

王肅曰徒患已之無能

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安國曰

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及怨人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包氏曰微生孔姓畝名也

孔

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氏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

人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調良之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

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子曰

不怨天不尤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融

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

也告告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

公伯寮也吾方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

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孔安國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

馬融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安國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

孔安國曰有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氏曰作為惡言乃去之也為之者凡

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子路宿於石門石

門晨門曰奚自晨門者閭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包氏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

心哉擊磬乎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深則厲淺則揭包氏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

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

譏已所以為果末無也無以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子張曰書云高

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

諒信也陰猶默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

百官總已馬融曰已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

冢宰天官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子曰上好禮則民易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也民莫敢不敬故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孔安國曰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孔

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國曰人謂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安國曰原

壤夷俟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子曰幼而

不孫第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為

以杖叩其脛孔安國曰叩闕黨童子將命馬

擊也脛脚脛闕黨童子將命

曰闕黨之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童子隅坐無位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氏曰

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者則非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註二千五百五十六字